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Ci An De
Xin Lao

此岸的 辛劳

殷实

◎著



◎不列颠八日

◎汶川去来 ◎遍历川西

◎九月边声 ◎要塞伏兵

◎辽东江海防线行

◎进入西藏的若干种方式

“‘化相适应的人格类型

高度

可克达拉”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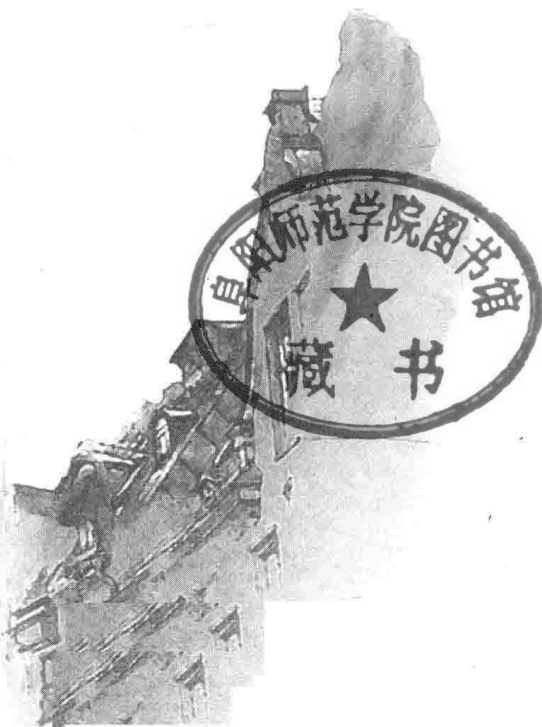
跨度新美文书系
Ruadu Prose Series



Ci An De
Xin Lao

此岸的 辛劳

殷实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岸的辛劳 / 殷实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2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8713 - 2

I. ①此… II. ①殷…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0279 号

责任编辑: 蔡晓欧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4 字数: 16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不列颠八日	1
汶川去来	23
遄行川西	68
九月边声	88
辽东江海防线行	108
要塞伏兵	126
进入西藏的若干种方式	134
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格类型	160
帕里的高度	193
追寻“可克达拉”	206
三都为何要有“精神”？	211

不列颠八日

5 月 12 日

上午 7 点 40 分在宽街和静公主府集中，去首都机场。

阴天。中午 12 点 5 分乘 BA038 航班起飞，飞机从张家口方向出国境，北入蒙古国，经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和新西伯利亚。中蒙境内皆荒漠，过伊尔库茨克，地面始见积雪、树木，有已耕做过的和仍覆盖积雪的田地，组成醒目图形，若国际象棋的棋盘，有些耕地竟为整齐的三角形、梯形或圆。过乌拉尔山，地貌渐黑渐绿，水土大约丰饶，河流、湖泊亦多。机上电子屏幕可随时显示飞机航迹、位置、高度及地面区域名称。因与英时相差约 7 个小时，所以今天的飞行是“从白天到白天”，等北京时间今晚 23 点到达目的地伦敦时，那里的当地时间应为 16 点，仍是白天。看导航地图，感觉多半时间都是在俄国上空飞行。

经莫斯科北侧，过一个圆形结冰的大湖。经圣彼德堡附近有南北两片水域，北侧拉多加湖与西南方向的波罗的海之间有大河相连，

状若脐带，疑为人工运河。21点过彼罗的海。23点越北海，降伦敦希斯罗机场。阵雨后的晴空，干净、湿润。是为伦敦时间下午4点40分，之前飞机曾长时间盘旋伦敦四周平原上空，多次见泰晤士河，与从 Google Earth 网站看到过的卫星图片大致相同。

进入 UK border 的漫长过程，比想象的要麻烦许多。之前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签证处曾被要求留下十指指纹给他们，不知道要派何用场。看来当所有的个人一律被当作假定的恐怖主义者加以防范，因而必须被严厉检查时，人们是可以接受的。异乡的第一个感觉：任何地方都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汉字。

进入伦敦市区更是遇到了长时间的堵车，据称是由于明天有伦敦马拉松比赛，许多人都从各地驾车赶来，所以路上拥塞。我们的住处是在叫作 Wembley（温布利）的一个体育场附近，为英国足球比赛地，位于伦敦西北方郊区。起初我以为是英国网球公开赛“温布尔登”网球中心的所在，问了才知不是。自北京12日晨6点起床，至此时已二十四小时未休息，但因为天气是傍晚近黄昏的感觉，也不觉得应该立刻睡觉。其间飞机上吃中便餐两次，汉堡之类一次，下机后到酒店的路上，又在一家叫“龙凤”的中餐厅吃一次，竟然也不觉顿数多。酒店房间内的 Sky TV 新闻节目，轮番播意大利、南非及英国本地的时事要闻，留意多时，未见有任何关于中国或亚洲的报道。除体育频道外，亦有俗不可耐的搞笑节目：七八旬老姬穿“性感”内衣卧于钉板上，另一老翁踩其后背而未见受伤，此老姬又拿铁锤将老翁背上的方砖击碎，简直是中国绝活的翻版。

英国伦敦时间晚10点，北京凌晨4点，该睡了。

酒店名：Wembley Plaza Hotel

5 月 13 日

凌晨 4 时即醒，C 先生醒，吾亦醒。睡觉刚 6 小时，所谓生物钟，所谓时差问题。天尚未明，想出门散步的想法只好放弃。看 BBC 的新闻轮播，见有两条有关中国的新闻：胡锦涛与萧万长在海南的会面，奥运火炬抵一个新的机场，好像是非洲某国，前者有“历史性会见”之类评说，后者不过寥寥数语。

5 时 50 分，窗外启明，有星光闪烁在天，伦敦灯火依旧似昨夜，天晴好，但电视预报英全境有雨。

英国多黑人，从机场安检、清洁工，到 bus 司机、饭店服务人员。这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慈悲心发，给了他们曾殖民过的地方的臣民许多打工机会吗？伦敦几无高楼，一路可见二至三层独栋楼宇，皆前车库、后花园。车上导游介绍说这些房子都在百年以上，只准买卖、居住，不可拆毁，多是普通人住宅，谁买了就是谁的，产权永远。偶见一两幢十余层北京常见的“板楼”，导游说是政府盖的廉租房，专给贫困和无业人士住，建筑质量看上去颇有点北京的大学生宿舍楼。

约 6 点时，上附近街道转悠一圈。除空的公交车，收垃圾车——各家垃圾袋均放在门口路边，稀见行人。所住酒店附近的社区，皆为独栋或连排小楼，秩序井然，门前都有花草绿地，郁金香、菊花随意开放，小庭院装点细致，绝大多数门窗紧闭，周日大约都在休息，唯见有一户人将婴儿车装车后全家出外。

Wembley Plaza Hotel 的自助早餐美极。烤肠、烤西红柿、烤培根，酸烙、咖啡、各式水果，应有尽有，俱可口。新烤小面包加黄油，香极，吃至腹满，意犹不尽。听说英人最重视早餐，此餐可见

一斑。

餐后回房前，买明信片数张，贴上邮票发给胜文、瑞华等，不知能不能收到，另买电话卡一个。首次试花一回英国钱，约略换算竟然人民币已经过百。今天伦敦马拉松比赛，BBC 直播。

上午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唐宁街及白金汉宫一带步行。遇雨，因马拉松赛多处封路，所有建筑都如之前从图片、影像资料中所见一样，只不过此时确定是踩在了脚下。在教堂一侧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人士搭帐篷露宿，有反战标语及英美军人战死人数统计。但这件事严肃的事情似乎被路上为马拉松比赛助威的氛围冲淡了，没有谁关注这些人。当然，近在咫尺的警察也没有撵走他们，这是此处与吾国不同的地方。记得乘车去教堂前经海德公园附近一片没有绿化的土地，导游赵先生讲该处似乎叫作“民主角”，数百年前，在那里任何英王统治下的臣民都可骂他们的统治者，但脚不能踩在英王的土地上，所以他们必得踩在箱子什么的東西上骂。这是“民主”的早期仪式吗？不得而知。但今天那些看样子长时间驻扎在距唐宁街不远处路边的反战者的存在，是可以说一定实况的。

下午终于去幼时即闻其名的大英博物馆。

记得小学课文中好像说，马克思生活伦敦期间常去这个地方读书，思考踱步中地毯被其踩出了一道印迹。今天同去者中，有一年幼者说，自己学的课文竟说是把地板都踩凹陷了，闻之不仅愕然。到了地方一看，这里哪里有什么读书之处！除卖旅游、文物类书的摊位与咖啡、快餐同处一玻璃天顶的大厅外，所剩全是文物展厅。以疾步进行方式上下左右穿越，仍是不能在规定的两小时内看完全部文物展示。所有古代文明的遗存：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希腊和古罗马，还有埃及和非洲的艺术品、出土文物，无所不藏，令人目眩。伦敦的这类博物馆、艺术馆一律免费开放，又逢周日，人不

少，多为西方人，带孩子者多，但就不知是别国人多还是英国本地人多。中国文物展厅内有尺幅巨大的敦煌壁画，不知是如何被搬运过来又拼装上墙的？还有似是五代时的巨大石佛造像，完整无缺。

大英博物馆的收藏和免费向世界开放，似乎免除了英国人从各地“收集”如此多文物的不良印象。这些东西确实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但想来看一趟也实在不易啊。博物馆布置得体，大气、堂皇，工作人员和颜悦色，洗手间干净得没有任何异味，来者恐除了吃惊地观看，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导游讲，伦敦的英国国家艺术馆所藏文物、艺术品可与大英博物馆相媲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甚至更丰富，只可惜下午曾从该馆门口过而无时间进入。

4 点到 Earls Court（伯爵展览馆）“布置”此次书展的中国展台。实际上球球公司的人已先一步将参展书上架，我们只是进一步整理，为各自的书加上英语护封。馆内的布展者忙而有序，首次见西方面孔的手工和体力劳动者在搬运、铺地或伏身地上。他们只是略显工作的疲累，也见衣粘尘垢，但精神状态并无不佳，似不见中国劳力者阶层的自我降尊，或低三下四。“闭馆”前离开，看到有阿拉伯语国家的展台，似乎更见排场，就像前些年北京书展上中信、上海等社的突出一般，但阿拉伯语国家的展台并不夸张，有的甚至如妇女脸孔一般经帘幕遮蔽，专等明天开幕亮相。

中晚餐皆在伦敦城里的中餐馆，定是中国人所开，米饭、各种荤素菜肴，大体都认识，味略异，盘中红鱼为英国籍，组织者劝大家“多吃”。有英国和中国学生同时打工做服务员。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还是酒店的早餐最佳。回到住处时已是晚上 7 点，算算该是北京时间第二天凌晨两点。

一天中时有阵雨，时见太阳，伦敦街头有漫步的鸽子，不高的屋宇间有海鸥飞徊，月悬于蓝天，空气潮湿干净，看不出有任何

污染。

从英国人参加马拉松长跑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了尽可能多的乐趣而行动，可能名次并不重要，结果亦无所谓，在过程中享受才是目的所在。比如有人插着翅膀“飞翔”，有三个人穿连体衣跑，有两人手拴在一起跑，有老人慢跑，有以部落群体模样执盾牌长矛集体呼号行动等等，像在制造一场欢乐，而非选出冠军。观众同样如是，遇上了就看、鼓掌、助威一番。

5 月 14 日

晨起去酒店附近散步，见有小店、超市、麦当劳店。今天 London Book Fair（伦敦书展）开展。人员分 A、B 两组，一组在展会，一组在市区活动。R 女士执意先去“当班”，我和 C 先生去天文台等处。格林尼治天文台在伦敦南侧，过泰晤士河即到。英国人规定并制作的零经度在此有标记，格林尼治时间“标准”亦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刻度的大表显示。现在这些都作为世界标准确立下来，并为各国的人们接受了。天文台位于一个台地高处，可俯瞰伦敦市及泰晤士河，天文台下的绿色公园内人迹稀少，返回时才见有孩子们与小狗嬉戏。

进入市区，在伦敦桥附近停车，步行至桥上，上桥塔，逢阵雨，桥两侧可见各种建筑。

沿河岸次第展开，桥一侧水面上停有“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已退役，现属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一类。此舰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参加了朝鲜战争，它发射的炮弹说不定击准过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

下午去 Victoria & Albert 博物馆。此馆巨大，所藏绘画、雕塑、

工艺、器物之丰富，令人瞠目。两个小时，连十分之一也看不过来，事实上每一处地方都可以留下来看上半天。又见诸多英国儿童、学生在馆内悠游。还有老师率领学生上课，这里的孩子们若对艺术有兴趣，那他们就有看不完的经典，其中包括了中、日、印、南亚和非洲的器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绘画，以及英国的各类皇室用品。

夜宿 Central Park Hotel（中心公园酒店），在市中心 Kensington Park（肯辛顿公园）附近，有夜市、超市。晚饭后闲逛一圈，似无甚好买。一些英国本地的商品都比较便宜，如吉列的产品，较北京低价近五分之二。在一个食品超市，竟遇一身高近两米的白人男子因偷窃被黑人管理者缚住，多次按倒在地。那白人做投降状，黑人保安松手，他又夺路逃跑，再次被当众按倒在地，露出腰间肥肉，三四个黑人与其搏斗，一个女黑人主管模样者报警，很快警车赶到了。这糟糕的一幕，实在令人不快。听说西方许多国家一个人的不良记录会被保存在政府掌握的个人资料中，永世不得删除，那么该白人男子麻烦大了。

5 月 15 日

全天在 Earls Court。

两个相连通的展厅，汇聚世界大小出版商一千五百余家，来自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穿行其间，可以见到牛津大学出版社、企鹅集团、哈伯·柯林斯、时代等出版社的展台；印象中规模较大的是哈伯·柯林斯，占地面积大，布置也醒目。

由于不通语言，只好像一个盲人一般穿行其间，从所陈列出版物封面可以看出，儿童读物较多，旅游、文化类书籍亦多，包括印

度、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参展者都显示出强劲活力，总之凡没有语言障碍者，都相谈甚欢，热闹无比。

相比之下，中国展台少有人问津，偶有感兴趣者，问询而已，并无任何更深接触的意思。环球公司和他们所依托的翻译刘先生负责向外国人介绍情况，解答问询。

昨天曾有芬兰 FILI（芬兰文学信息中心）的人员前来问候，竟是想见我所编《明娜康特作品选》的出版者，正巧那时我不在展位，今天与翻译刘先生到邻近芬兰展台打招呼，FILI 的人又有事出去了，稍晚时终于见到，是一位礼貌热情的中年女士，说了一些感谢之类的话，FILI 资助的第三本书也将继续由我社出版，北京外国语大学芬兰语教研室的余志远先生正在翻译中。

对 London Book Fair（伦敦书展）的直觉是：这仍然是西方人的聚会，他们一直在谈，在签约，在积极努力地介绍自家，而中国出版似乎脱节在外，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从样式或者是方法来看，他们更突显主题，有非常的针对性，如女性类图书一望而知，一些体育、汽车类图书，装帧设计竟用真皮做成篮球、方向盘状。中国出版者是以一个综合的面目出现的，什么都有，但没有突出的东西，或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集体参展的国内二十三家出版社又各自综合自己的品种，所以总体印象就是大杂烩。不知是出于何种考虑，译林等出版社竟然将英国去年获诺奖者多丽丝·莱辛，还有以色列奥茨等人英文作品的汉译本又带来参展。问环球公司张、梁二位女士以往中国参展情况，被告之相差无几。

与这个充满活力和动感的展会的总体氛围相比，吾国是沉默的“另类”，真正的事不关己者。也见有浙江文艺、译林、商务印书馆等社主动出击，接力、明天、科学等社有人谈判去了（在二楼），大约都是购进版权者多，而输出者少吧？二楼设有国际版权谈判中心，

几百张桌子上没多少空位，不过也都是外国面孔多，中国面孔少，或者没有。遇博达版权代理公司的陈宛婷，她说曾因卡特诗集等书版权代理事与我电子邮件往来无数的另一位杨女士也来参加书展，只是当时不知溜达到何处去了。

与北京的国际书展相比，伦敦书展的设计似更合理，周边、中心任何地方都有餐饮供应，又不显脏乱，书香之外是浓烈咖啡香，西人大多数展位上都摆有糖果、巧克力，供观者品尝，部分展位上更布置了盛开的鲜花。人多，不觉拥挤，没有人语之外的什么噪声。展位设计一如西方人的喜好，冷色为主调，平和、自然，绝少大红大紫或炫目夸饰，也没有谁家“独具一格”或“独占鳌头”，不存在霸道或霸气。一家土耳其出版社可能因为推销食谱一类的书籍，居然现场设厨房，有名师做汤、沙拉供参观者品尝，取羹一杯，尝之酸中略带辣，味不错，但同行的两位浙江女士同声说难喝。在场的大多数西方人干脆坐在椅子上细看制作过程，大约想学会了回家自己去尝试烹饪吧。

感触良多。最大的感受是汉语世界仍顶强地“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除了一般技术、实用或商业层面的传播交流外，少有思想、感情、精神活动方面的密切联系与亲合感，他是他，我是我。昨天在车上导游赵伟先生曾谈及与西方人交流的困难，他说最大的不同是思维方式的不同，这大约是有道理的。因为眼前的西方人看上去是在一个“普通”的规范或原则下行事，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共认的符号，共守的规则，所以也就能彼此流畅地交道。但具体到个人，他们也有井水不犯河水的约定，正可以不彼此构成威胁、拖累。汉语世界里的人们则大为不同，有一种明显的特质就是所谓的心照不宣，世界在变而心不变，或者世界不变而心同时变了，结果总是有一套矛盾的哲学作用于人的头脑。

穿行于密集的西人群中，还发觉他们的脸上看不到压力感，看不到明显的愁苦、疲倦或茫然无知状。他们多半在目标明确地行事，即是目标明确地锻炼、走路。然后，他们的自我意识又将他们随时把自身与他人区别开来，在他们的礼貌的距离感中包含着他们对与自己无关的事与人的明确拒绝。

今晨曾在住所附近的肯辛顿公园散步，园内除了树和绿地，别无它物，路笔直，相交叉，没什么故意的曲径弯道。园内有德国人艾伯顿的纪念碑，四角塑有欧、亚、美、非人种特质的群雕。据说首次的世博会就是在此园内举办，HYDE PARK（海德公园）与此园相邻，还有 Wellington Arch（惠灵顿拱门）、Wellington Museum 等建筑。惠灵顿为击败了拿破仑的英国将领，是英国人的骄傲，伦敦城内多处有他的纪念雕像。

Earls court（伯爵展览馆）斜对面是一个墓园，名曰 Brompton Cemetery，闹中取静。园内墓碑造型各异，多有十字架竖立，均为石材建造，内中安静异常，鸟语花香，有跑步者、读书者、推婴儿车散步者，更有开车穿行、拿图搜寻具体墓碑者。休息间步出展厅，想在街头溜达，却随便闯入这寂静之地，心中一时清静舒畅起来，很想在这里的长凳坐上半天，看看伦敦的蓝天白云，与这些陌生的他国亡灵相处一阵。只是时间太短，实在不便久留。这里都是些什么人在安息？尚无法看得明白。墓园与 Earls Court 咫尺之遥，Earls Court 每年大小展会不断，生意多多，墓园内则是一切皆停，什么也不继续了。

晚饭又在所谓的中国城里吃，这里位于伦敦市中心，街头有简易的牌楼装饰，一些中国餐馆的侍者在散发餐饮优惠信息之类。饭后与 R 女士、C 先生商量，决心在伦敦市区步行回肯辛顿街的 Central Park Hotel。在闹市区步行约三公里，进一些商店，见差不多所

有的衣物、皮包差不多都是 made in China，有些衬衣、裤子则是越南、印度制造。行至牛津街时遇雨，我们决定尝试乘地铁，想来路已不远，买票时却不便宜：4 个英镑。真正的麻烦在进站以后，牛津街站是一个“中心”车站，路网四通八达，入口顺序依红黄黑蓝咖啡等诸多（有 13 种颜色）标记，结果我们因不知奥妙，完全找不到该去的线路，问了再问，别人又听不懂我们不够标准的 Central Park Hotel 发音，一个热心的黑人青年费时许多，却告诉我们还要换乘，听得立时头大。后来在酒店详判地铁路线图，知道我们是不用换乘的，那个黑人青年要么错会了我们的意图，要么酒后（其在指路时酒气冲人）说不清楚。最后终于冒险上车，一个沉思写东西的英国人用笔在我们的地铁线路图上做了标记，数着手指告诉站数，才算准确到达 Central Park Hotel 最近处一站。出门认出路边的肯辛顿公园，长松了一口气。路边有酒吧，想坐下喝上一点什么，却根本看不懂酒水单（不是价格而是酒名）只好作罢，转回房间烧水喝普洱茶，结果比酒吧还舒服。从酒店房间窗外看到的是伦敦人独门三层的常见住宅，窗口恍惚有人影灯影，告诉我们这是他们的地方。夜深，雨已停，偶有车声，该睡了，并无睡意。

5 月 16 日

昨天 C 先生去转街，晚饭大约又喝了一杯，结果倒头便呼噜震天，睡眠大受影响，早起就觉稍有未睡够之意。再去肯辛顿公园，找到了小水湖附近的 Kensington Palace（肯辛顿宫），未得近前。园内一切如昨，遛狗、骑车、跑步者，各取所需，清凉的雨后天气，天空中云层较厚，也有少部分露晴，想去相邻的海德公园，无奈时间又不够了，只好回酒店直接进餐厅。此店的早餐远不如前几日那

一家，相同之处是也有美味的烤肠，却每人只限拿一次，黄豆汤、西红柿汤之类，味道不怎么样，可能位于市中心缘故，住客太多，大部分还是西方人，他们吃得简单，烤面包片、果酱、凉牛奶冲麦片，再加上一杯咖啡就差不多了。

观察附近的住户，家家都为三层左右的独门联排住宅，门廊造型讲究，偶有在面街凉台上摆放休闲桌椅者，或种植各类花草。伦敦市区这样的房子，按导游赵先生的话说，多是有钱人的车马店，他们只在上班或办事时住，郊外还有别墅。想想也是，车行伦敦近郊时，满山遍野皆“别墅”。他们住塔楼、板楼之类“大家庭”式建筑物的，据说只是少数需要政府救济者，如移民等。

中午撤展前有三四个小时的机动时间，与 R 女士去伦敦市中心的 Piccadilly 大街溜达，先穿过 HYDE PARK（海德公园），园内人不多，图上标作 The Long Water（长湖）的水域中有禽类自得其乐，鸟鸣、花香、清风、绿草上的露珠，清爽宜人。出海德公园，是惠灵顿拱门，也说是伦敦的“凯旋门”，惠灵顿的一尊雕像高耸路边，另有二战阵亡将士纪念碑，选址计策简单，其中一面弧形墙壁上镌刻着阵亡者名单，与之相对的草地上竖立着一组以十字切面黑白对比的碑林。此地曾多次乘车经过，这次有机会停留，徘徊多时，实在是一个得体的纪念先烈的所在。

Piccadilly 大街商店林立，店内布置温馨可人，商品大都价格高昂，衣物、皮包之类，随意打量，价签上所标数目一般都在 100 镑以上。至少有两个较大的书店，橱窗中陈列着新书，未见有和中国内容相关者。伦敦的市容更显单纯，无太杂乱的色调，无扎眼的巨型广告，街名一般都标在街角建筑物墙上，此外就是地铁和公共汽车站的标识了。他们喜欢单一到了公交车座位和地铁座位、英航班机座位上的布套全都一样的程度，都是暗蓝底带浅花纹。

下午3点左右，集体乘车出伦敦，向距伦敦西北约三百公里的 Leicester（莱斯特）进发。途经著名的 Cambridge（剑桥），在大学城内停留拍照后匆匆离开。剑桥是由几十个学院组成的大学城，每一个学院又都是综合性的，据说其医学为世界一流，在我的印象中，他们的历史编纂也影响巨大，因为自己在北京的书架上就有《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剑桥中国史》及《剑桥艺术史》等著作的汉译本。这里宁静许多，教师和学生结队走在路上，兀自交流，无暇理会路人。徐志摩“再别”过的“康桥”仍跨于剑河上——大约徐译作“康河”吧，都是 Cambridge 的音译。河中有小船可划，面向“城里”桥左侧可见著名的数学桥，为灰色金属建筑。这里有牛顿曾就读的三一学院。有达尔文旧居，可见一座不起眼的黑色旧门。此外还有什么女王学院、国王学院等等，近代来这里获诺贝尔奖的人数过百。

夜宿莱斯特附近的路边酒店 Days Inn，大约就是所谓的汽车旅馆，建筑是简易材料，楼板轻薄，走路似在摇晃，但卫浴、床铺干净如伦敦。

一路留意到的英格兰丘陵谷地，除村庄外，几乎全是绿地，他们精心种植草场而不是粮食。间或有油菜花开放的地带，灿烂悦目，几乎每片有人烟处，都有一个教堂的尖顶醒目地竖立天空下，路上、绿地中均不见人影。

在伦敦，见到警察的机会可能和见到他们的女王的机会一样少，问路只好借助地图或路人，几天来每遇此“无语”的尴尬，都会遇到极热心的路人，他们因不明白我们的目的而不厌其烦到了令我们羞愧的地步。尤其有一位偏胖的黑人女士，在我们上一辆 BUS 向司机打听展馆方向的乘车路线时，她在一旁怕我们听不明白，立刻用自己的手机打出 74 两个数字，并指自己也和我们同一方向，同样转